

中國插花簡史

孫可李响 著

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中國插花簡史

孫可 李响 著



1907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插花简史 / 孙可, 李响著. —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
2018

ISBN 978 - 7 - 100 - 15431 - 4

I. ①中… II. ①孙… ②李… III. ①插花—工艺美
术史—中国 IV. ①J50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50156 号

权利保留, 侵权必究。

中国插花简史

孙可 李响 著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15431 - 4

2018年1月第1版

开本 787×1092 1/16

201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20

定价: 91.00元

序言

华夏是花的民族

“华”，指木本植物美好的状态。《辞海》中解释，当事物达到了最美好的状态，便可称之为“华”，如同大树开花一般。因此，古代汉语中，“花”和“华”是通假的关系。仅从汉字源流上讲，“中华民族”就是“花的民族”。

我们的先祖，女性是女娲，男性是伏羲氏。伏羲氏是道家的开创者，提出了太极阴阳的思想。相传，他的母亲是华族人，这个族群生活在有花、有草、有山、有水的地方，部落周边开满鲜花。华族人也特别爱花，经常把花穿戴在身上，祭祀的时候也会用到花草植物，因此这个族群叫花族。夏也是一个族群。夏天是植物生长最繁茂的时候，因此，夏有“盛大”之义。华、夏在一起，便构成了一个美好而盛大的族群。可以说，华夏民族自古爱花、尚花，血液中天然带有花文化的勃勃生机和独特气质。

远古时候，人们觉得有很多神明在主宰自己，祭祀文化因此出现。祭祀，由巫师或祭司主导。巫字，上一横，下一横，中间两个人，寓指上下打通。因此，可以和天地万物沟通的人被称为巫师。巫师承担了最早的插花师的工作，在预报天气、看病、心理疏导等之外，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敬神，给大家祈福、消灾、祛病。而在敬神的贡品里，巫师会用花来和神灵沟通。这种习俗至今仍保留在中国福建一带，那里宗祠的门楣上会挂山茶花。无独有偶，日本的神社中，祭祀请神时也会拿一枝山茶花，好似神从花上来。

因此，插花最早源自生活中的祝祷和审美活动。人们认为花盛开的时候是环境、气候等各方面最美好的时刻。不仅如此，花也可以结果，会带来精神的振奋。

器可载道，花可明意

在世界范围内，插花可分为两大类，一是以中式插花为内核的东方插花，二是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西方花艺设计。

东方插花是以中华文化为主导而呈现的文化艺术形式，其中包括日本的花道。自隋朝时遣隋使将中国的插花传入日本，日本花道文化才开始萌生、发展。而韩国、朝鲜、越南以及广泛的东南亚地区，都更多地受中华文化的影响而承袭了中式插花。西洋的插花则更加贴近日常生活。花店里展卖的花篮、花束，婚礼布置的鲜花拱门，宴会餐桌上点缀的花饰，甚至包括戴在头上的花环，都源自西方，统称“花艺设计”（Floral Design）。西式花艺和西方的几何学、天文学、建筑学、色彩学等有很深的渊源。

西方花艺主张在艺术层面进行审美和设计活动，而中国的插花侧重文化表达，注重“道”的贯彻，即以精神主宰花，以花寄托意念。从祭祀活动到宫廷插花，再到文人创作以及佛前清供，插花在中国历史上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表达和身份认同功能。我们的祖先在最高级的祭祀活动中，于祭台上插花，十分注重与之相配的花器的甄选。因此，“花、器对半”是中式插花不同于西方的重要理念，正所谓“器可载道，花可明意”。

中式插花需先有立意，再借由器具、花材、造型、色彩的搭配来呈现意境。在此过程中，花器就像一方小天地，容纳了山川、池沼、湖泊等景致，提供了一个无限变化的空间。每一种花材、每一个造型，甚至是每一处弯折，都与创作者当下的心境息息相关，寄托了某种寓意、情感，以及思想。

中国插花史，一部精神和智慧的发展史

中国插花文化萌芽于新石器时期，在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的时代，人们已经开始自觉对花和植物进行筛选、分类、审美，并寄予情感。汉代出现了最早关于插花的记载，在河北望都一号汉墓中的东汉壁画上，一个圆形陶盆内盛净水，六朵红花呈放射状倾盆而出，原始、质朴而精巧。魏晋南北朝，插花在各类文史典籍中均有表现，出现了插花的代表人物及盘花、瓶供等具体形式。文化爆发式发展和佛教的逐渐传入，又为插花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。

隋唐时期诞生了中国第一部插花理论作品——罗虬的《花九锡》，短短75个字勾勒出从空间设计、创作技巧到欣赏角度的完整插花体系。“花事”成为重要题材，基于赏花和插花的文学创作空前繁盛。这一时期的绘画、雕刻作品中，插花被赋予艺术化表达。隋代，插花以佛教为载体，东传日本，叩响了中式插花传播、发展的历史足音。五代十国作为过渡期，以大量宫廷、宗教领域的文献图像记录了中国插花的艺术走向：从宫廷风格向文人风格转变，呼唤简约、内涵、克制之美。

如果说宋代以前，插花作为艺术创作的配角，只能从故纸堆中寻找出蛛丝马迹，那么自宋代开始，它逐渐成为一门显学。在文人的主力推动下，插花成为四般雅事之首。宋人对花的感知既包括花情、花性，还包括花的等级、品第，“以花喻人”更成为时代风尚。不仅如此，花器制作也逐渐趋向专业和系统。元明时期，文人插花达到技法的巅峰，并首次突破花器所容纳的空间，甚至超越了花材本身的局限。明代出现以装饰物插花的形式，装饰物既有珊瑚、灵芝、如意、翎毛等昂贵物品，也有柿子、香囊、佛手、拂尘等日常之物。并且，每种组合都有各自的寓意和功能，不一而足。

清代插在郎世宁、冷枚、金廷标等人的绘画作品中呈现出前期、中期

雍容大气，晚期繁复颓靡的特征。这一时期，“撒”“剑山”“曲枝”等工具的创造发明进一步拓展了插花的创作可能和艺术空间。

可以说，中国插花的发展传承，数千年来一直与文学、绘画、雕刻、造器等艺术门类交融互动，以此得到充分的诠释和表达。而插花活动，在艺术之外又更多地被赋予多重社会功能，受到社会政治形态沿革和文化思潮涌动的浸染，深入到宫廷仪轨、文人生活、佛教信仰、民俗活动方方面面。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深层质素，一是统治阶层主导的社会风尚，一是儒、道、佛融合的思想流变。从每个时代的创作主体、场所、作品、器具以及日常花事中，我们都能窥见当世特有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表达。

中国插花，以其与生俱来的人文气息、兼顾风雅与实用的艺术魅力，绵延千年，未曾断绝。它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细分门类，是凝聚思想和智慧的活化石，是人们与自然、与他人、与自我精神世界沟通的独特方式，正如中国明代文学家袁宏道（1568—1610年）在《瓶史》中所述：“花妙在精神，精神人莫造，寓意于物者，自得之。”

而几乎在同一时代，西方的一位哲学家帕斯卡尔（1623—1662年）写道：“人，只不过是一根苇草，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。但，他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。”

一部《中国插花简史》，写尽中国千载花事，是插花的发展史，更是精神和智慧的发展史。



目录

源流，千年风雅说到今

从史前到上古三代：花文化的萌生 / 10

汉代：最早的插花记载 / 18

魏晋南北朝：插花作为艺术门类正式诞生 / 24

隋唐：插花艺术渐成气候 / 36

五代十国：不容忽视的过渡期 / 64

宋代：插花艺术的巅峰期 / 76

元代：插花规则的解构 / 104

明代：文人插花的集大成者 / 112

清代：插花创作的式微 / 160

花器，有形器载无形道

器可载道的根本精神 / 176

花器的材质与形制 / 184

常见花器 / 192

供花，中式插花之精神力量

花的链接 / 226

儒、释、道三家的供花 / 228

宫廷插花，礼仪与装饰之营造

礼仪庆典之用 / 236

日常装饰之用 / 244

文房清供，闲事与禅趣之寄托

遥承宋人的闲事与格物 / 254

文人的堂花与斋花 / 260

文人清供 / 262

民俗插花，风土与信仰之传递

民间插花的风貌 / 290

民间的花神信仰 / 303

节日插花 / 306

中國插花簡史

孫可 李响 著



1897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序言

华夏是花的民族

“华”，指木本植物美好的状态。《辞海》中解释，当事物达到了最美好的状态，便可称之为“华”，如同大树开花一般。因此，古代汉语中，“花”和“华”是通假的关系。仅从汉字源流上讲，“中华民族”就是“花的民族”。

我们的先祖，女性是女娲，男性是伏羲氏。伏羲氏是道家的开创者，提出了太极阴阳的思想。相传，他的母亲是华族人，这个族群生活在有花、有草、有山、有水的地方，部落周边开满鲜花。华族人也特别爱花，经常把花穿戴在身上，祭祀的时候也会用到花草植物，因此这个族群叫花族。夏也是一个族群。夏天是植物生长最繁茂的时候，因此，夏有“盛大”之义。华、夏在一起，便构成了一个美好而盛大的族群。可以说，华夏民族自古爱花、尚花，血液中天然带有花文化的勃勃生机和独特气质。

远古时候，人们觉得有很多神明在主宰自己，祭祀文化因此出现。祭祀，由巫师或祭司主导。巫字，上一横，下一横，中间两个人，寓指上下打通。因此，可以和天地万物沟通的人被称为巫师。巫师承担了最早的插花师的工作，在预报天气、看病、心理疏导等之外，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敬神，给大家祈福、消灾、祛病。而在敬神的贡品里，巫师会用花来和神灵沟通。这种习俗至今仍保留在中国福建一带，那里宗祠的门楣上会挂山茶花。无独有偶，日本的神社中，祭祀请神时也会拿一枝山茶花，好似神从花上来。

因此，插花最早源自生活中的祝祷和审美活动。人们认为花盛开的时候是环境、气候等各方面最美好的时刻。不仅如此，花也可以结果，会带来精神的振奋。

器可载道，花可明意

在世界范围内，插花可分为两大类，一是以中式插花为内核的东方插花，二是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西方花艺设计。

东方插花是以中华文化为主导而呈现的文化艺术形式，其中包括日本的花道。自隋朝时遣隋使将中国的插花传入日本，日本花道文化才开始萌生、发展。而韩国、朝鲜、越南以及广泛的东南亚地区，都更多地受中华文化的影响而承袭了中式插花。西洋的插花则更加贴近日常生活。花店里展卖的花篮、花束，婚礼布置的鲜花拱门，宴会餐桌上点缀的花饰，甚至包括戴在头上的花环，都源自西方，统称“花艺设计”（Floral Design）。西式花艺和西方的几何学、天文学、建筑学、色彩学等有很深的渊源。

西方花艺主张在艺术层面进行审美和设计活动，而中国的插花侧重文化表达，注重“道”的贯彻，即以精神主宰花，以花寄托意念。从祭祀活动到宫廷插花，再到文人创作以及佛前清供，插花在中国历史上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表达和身份认同功能。我们的祖先在最高级的祭祀活动中，于祭台上插花，十分注重与之相配的花器的甄选。因此，“花、器对半”是中式插花不同于西方的重要理念，正所谓“器可载道，花可明意”。

中式插花需先有立意，再借由器具、花材、造型、色彩的搭配来呈现意境。在此过程中，花器就像一方小天地，容纳了山川、池沼、湖泊等景致，提供了一个无限变化的空间。每一种花材、每一个造型，甚至是每一处弯折，都与创作者当下的心境息息相关，寄托了某种寓意、情感，以及思想。

中国插花史，一部精神和智慧的发展史

中国插花文化萌芽于新石器时期，在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的时代，人们已经开始自觉对花和植物进行筛选、分类、审美，并寄予情感。汉代出现了最早关于插花的记载，在河北望都一号汉墓中的东汉壁画上，一个圆形陶盆内盛净水，六朵红花呈放射状倾盆而出，原始、质朴而精巧。魏晋南北朝，插花在各类文史典籍中均有表现，出现了插花的代表人物及盘花、瓶供等具体形式。文化爆发式发展和佛教的逐渐传入，又为插花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。

隋唐时期诞生了中国第一部插花理论作品——罗虬的《花九锡》，短短75个字勾勒出从空间设计、创作技巧到欣赏角度的完整插花体系。“花事”成为重要题材，基于赏花和插花的文学创作空前繁盛。这一时期的绘画、雕刻作品中，插花被赋予艺术化表达。隋代，插花以佛教为载体，东传日本，叩响了中式插花传播、发展的历史足音。五代十国作为过渡期，以大量宫廷、宗教领域的文献图像记录了中国插花的艺术走向：从宫廷风格向文人风格转变，呼唤简约、内涵、克制之美。

如果说宋代以前，插花作为艺术创作的配角，只能从故纸堆中寻找出蛛丝马迹，那么自宋代开始，它逐渐成为一门显学。在文人的主力推动下，插花成为四般雅事之首。宋人对花的感知既包括花情、花性，还包括花的等级、品第，“以花喻人”更成为时代风尚。不仅如此，花器制作也逐渐趋向专业和系统。元明时期，文人插花达到技法的巅峰，并首次突破花器所容纳的空间，甚至超越了花材本身的局限。明代出现以装饰物插花的形式，装饰物既有珊瑚、灵芝、如意、翎毛等昂贵物品，也有柿子、香囊、佛手、拂尘等日常之物。并且，每种组合都有各自的寓意和功能，不一而足。

清代插在郎世宁、冷枚、金廷标等人的绘画作品中呈现出前期、中期

雍容大气，晚期繁复颓靡的特征。这一时期，“撒”“剑山”“曲枝”等工具的创造发明进一步拓展了插花的创作可能和艺术空间。

可以说，中国插花的发展传承，数千年来一直与文学、绘画、雕刻、造器等艺术门类交融互动，以此得到充分的诠释和表达。而插花活动，在艺术之外又更多地被赋予多重社会功能，受到社会政治形态沿革和文化思潮涌动的浸染，深入到宫廷仪轨、文人生活、佛教信仰、民俗活动方方面面。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深层质素，一是统治阶层主导的社会风尚，一是儒、道、佛融合的思想流变。从每个时代的创作主体、场所、作品、器具以及日常花事中，我们都能窥见当世特有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表达。

中国插花，以其与生俱来的人文气息、兼顾风雅与实用的艺术魅力，绵延千年，未曾断绝。它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细分门类，是凝聚思想和智慧的活化石，是人们与自然、与他人、与自我精神世界沟通的独特方式，正如中国明代文学家袁宏道（1568—1610年）在《瓶史》中所述：“花妙在精神，精神人莫造，寓意于物者，自得之。”

而几乎在同一时代，西方的一位哲学家帕斯卡尔（1623—1662年）写道：“人，只不过是一根苇草，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。但，他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。”

一部《中国插花简史》，写尽中国千载花事，是插花的发展史，更是精神和智慧的发展史。



目录

源流，千年风雅说到今

从史前到上古三代：花文化的萌生 / 10

汉代：最早的插花记载 / 18

魏晋南北朝：插花作为艺术门类正式诞生 / 24

隋唐：插花艺术渐成气候 / 36

五代十国：不容忽视的过渡期 / 64

宋代：插花艺术的巅峰期 / 76

元代：插花规则的解构 / 104

明代：文人插花的集大成者 / 112

清代：插花创作的式微 / 160

花器，有形器载无形道

器可载道的根本精神 / 176

花器的材质与形制 / 184

常见花器 / 192

供花，中式插花之精神力量

花的链接 / 226

儒、释、道三家的供花 / 228

宫廷插花，礼仪与装饰之营造

礼仪庆典之用 / 236

日常装饰之用 / 244

文房清供，闲事与禅趣之寄托

遥承宋人的闲事与格物 / 254

文人的堂花与斋花 / 260

文人清供 / 262

民俗插花，风土与信仰之传递

民间插花的风貌 / 290

民间的花神信仰 / 303

节日插花 / 306

源流， 千年风雅说到今

从秦汉宫苑的花卉布置，到宋明文士的闲情雅意，再到清末庶民的节庆花篮，看似时代不同、身份不同的插花艺术，却有着兼顾风雅与实用的艺术生命，绵延千年，未曾断绝。